

社区参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布拉格嘎查为例

包红霞

(内蒙古大学 蒙古历史学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文探讨了布拉格嘎查巴音昌呼格草滩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方式、参与程度、参与意愿及收入分配制度、社区旅游发展情况、经营特点等。该嘎查社区居民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旅游决策、经营、管理、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中,使社区发展成为由政府引导、监督,社区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自我实现的可持续旅游社区。这一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方式在内蒙古社区旅游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关键字: 社区参与; 旅游; 可持续发展; 巴音昌霍格草滩

中图分类号: S819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社区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徐永祥认为社区是由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①社区参与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虽然不长,其定义也有多种。而墨非《旅游:社区方法》^[1]的出版,使社区参与逐渐发展成为旅游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的领域。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对于社区参与旅游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成果颇丰,既有理论探索也有实践经验。中国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偏重于理论与宏观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的案例研究”。^[2]2011年8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笔者在成吉思汗陵(下文简称成陵)所在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布拉格嘎查进行调研时发现^②,随着成陵旅游的发展,其周边牧民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的案例,该发展模式在目前内蒙古社区旅游发展中具有示范意义。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的主人,也是最终受益人的,因此社区参与旅游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选取布拉格嘎查巴音昌霍格草滩上^③的餐饮、牵马项目,对布拉格嘎查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方式、利益分配制度、参与经营状况、参与意愿、旅游社区性质等进行剖析。

二、社区参与旅游状况分析

(一) 社区旅游发展情况及社区参与程度

布拉格嘎查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有以下几种方式:在由市政府牵头,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的成陵管委会中参与从事成陵祭祀、导游服务;在巴音昌霍格草滩(当地人也称之为草皮滩)或自家草场搭建蒙古包经营蒙餐(又称牧家乐)。亦有养羊牛,向旅游点提供牛羊肉、奶制品的牧户;在巴音昌霍格草滩提供牵马服务;在伊金霍洛镇镇区从事经营旅游纪念品商店、饭店、宾馆、奶食品店、酒吧及开出租车、作环卫工等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布拉格嘎查辖6个社,共有农牧民318户782人,是一个典型的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蒙汉聚居区。目前,经营餐饮服务的牧户80余户,蒙古包230余座,从事旅游纪念品加工和销售工作的10余户,在镇区从事环境清洁工作的牧民有30余人。

布拉格嘎查 6 个社中主要参与旅游活动的是 4 社和 5 社牧民。离成陵最近的巴音昌霍格草滩即是 4 和 5 社的草场。4 社的每户牧民在巴音昌霍格草滩都有自己的蒙古包和马匹，共 50 户，180 座蒙古包。5 社只有马匹，没有集中的蒙古包。即 4 社牧民参与旅游的方式是在巴音昌霍格草原搭建蒙古包，为游客提供餐饮和牵马服务；5 社牧民只提供牵马服务。因此，巴音昌霍格草滩上的牧民旅游参与率可以说已经达到 100%。并且巴音昌霍格草滩上的餐饮、牵马项目，与成陵及成陵管委会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亦没有经济上的业务关系，只是依托于成陵的影响力及其游客，结合自身优越的地理优势开展旅游活动。

布拉格嘎查牧民在嘎查党支部组织下成立了牵马协会、蒙古包协会、餐饮协会(当地人简称协会)。协会由六个成员组成，主要从 4 和 5 社居民中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因为 4、5 社居民是主要的旅游接待人。协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行业行为规范，监督管理协会会员，受理游客投诉，惩处不遵守规定的会员，组织会员培训等。协会会员包括参与旅游活动的本嘎查牧户。

(二)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及其收入分配制度

1. 餐饮接待项目

在巴音昌霍格草滩提供餐饮项目的是 4 社牧民。他们在巴音昌霍格草滩搭建蒙古包，主要以蒙古族特色餐饮接待游客。1999 年巴音昌霍格草滩第一家牧户旅游点开张，向游客提餐饮、骑马、住宿等服务。当时政府对个人从事旅游经营活动持支持、鼓励态度。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餐饮接待项目日趋完善，目前不仅各经营户的经营场地扩大、蒙古包数量增加，经营方式也有所改变。在经营初期阶段，由于蒙古包经营户不多，没有“抢客”现象，也不必排号接待游客。几年后，随着蒙古包经营户数量增加，出现竞争现象，形成了目前仍在实行的排号接待游客制度。即巴音昌霍格草滩蒙古包经营户每户抽取一个号码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编号。每天各户各出一人到成陵门口排队按编号依次带领游客回蒙古包吃饭。因各种原因不能接待的，按编号依次顺延到下一个编号户，即经营权可以在经营户之间进行转让，餐饮接待收入，完全归接待户所有。不遵循此规定者则一个月内不许去成陵门口拉游客。亦有游客因为价格实惠、有特色等等原因自行去蒙古包吃饭的情况，他们大都是关系户、回头客。目前各蒙古包的饭菜价格都由工商局审核定价，但住宿服务由于存在安全、卫生等隐患，已经取消经营数年。

经营户对排号接待游客制度较为拥护，被访者多数认为“现在的制度很好，满意”、“排号接待，不会抢生意”，但也有经营户认为抢客现象依然存在。如游客自驾车路过蒙古包时招手寒暄让其进蒙古包。对此现象，有些经营户表示“能解决好，都是蒙古人，和气生财”，有些希望能采取惩罚措施。排号接待游客制度较好地维持了旅游经营秩序、维护了社区居民的经济利益及社区内部的和谐，但对于游客而言却可能有失公平：游客不能自主选择用餐条件、环境较好的蒙古包，容易使其产生抵触情绪及不公平的感觉。

2. 骑马项目

在巴音昌霍格草滩上提供骑马、马队迎接项目的是 4 社和 5 社居民，且每社大概都有 40 多户牧民，也有一套排号接待游客的制度。即每社将经营户分为两组，每组以经营户为单位进行编号，如第一天第一组 1-10 号接待，第二天则第二组 1-10 号接待，第三天第一组 11-20 号，第四天第二组 11-20 号……以此类推。淡季时轮换的慢，而旺季时则很快。每户都要按编号顺序接待游客，不遵循规定者一个月内不许接待游客，停业整顿。每经营户马的数量不做规定，这样游客可以自由挑选马匹。游客自主决定是租用 4 社还是 5 社的马。各社骑马的范围是各自的草场，因此，既有蒙古包，又有草原景观的 4 社更占优势，因为 5 社在巴音昌霍格草滩没有蒙古包。

骑马项目必须由经营者自己亲自牵马，不能雇人。马匹租用价格已作统一规定，接待收入完全归接待户所有。关于租马的统一价格，各社选出组织能力强，信誉良好的 5-6 个人商议形成一个价格区间，再由协会审核监管。但经营户还是具有小幅定价权的。比如，假定骑马价格规定大圈需要

200-250 元，中圈 100-200 元，小圈 30-80 元，则经营户与游客可以在此三种价格区间商定形成一个价格。各户的马匹均已入保险，有事故时通过协会、保险公司协调解决。迎宾需要几十匹马，此时需要经营户共同提供服务，平分所得收入。

此制度避免了社区居民之间为吸引游客而互相压价的现象，较好地维护了社区传统友好的人际关系。受访者大都表示各组、各社之间没有抢客方面的矛盾。另一方面，该制度也照顾了游客的自主选择权，使其满意度相应提高。同时也较妥善地处理了 4、5 社之间的旅游收益分配问题，照顾到了双方的经济利益，避免了由于旅游开发而可能带来的纷争。只是因为 4 社居民在巴音昌霍格草滩拥有草场继而拥有同时经营蒙古包和牵马项目的“天然”经营权而使他们的收入大增，令 5 社牧民羡慕不已。

（三）旅游项目经营状况及经营特点

巴音昌霍格草滩上的牧户旅游点，即“牧家乐”有 50 家。每户经营规模不同，规模大的搭建了 6-8 个蒙古包，中等的 3-6 个包，小型的 3 个或 3 个以下。

1. 蒙古包接待的游客类型以散客为主，偶尔接待团队游客。其中，外地游客比重远高于当地周边地区的游客，甚至区外游客数量多于区内。自行来蒙古包吃饭的客人大多是由熟人领来，即回头客或关系户多。受访经营户认为价格实惠，饭菜既可口又卫生、就餐环境优雅是吸引回头客的主要原因。在餐饮接待过程中，经营者与游客间的交流不多，很少有信息的分享。

2. 牧户亲自经营的蒙古包只有 5-6 户，其他户都转租给他人经营了。转租的主要原因为不懂经营、不善管理。也有牧户从收入多元化角度考虑，将蒙古包转租后专心做牵马、种地、养牛等事务。一些擅长唱歌、会弹奏乐器的牧民甚至与他人合作从事鄂尔多斯婚宴主持、表演等项目。承租者主要以东北蒙古人为主。蒙古包转租年租金一般为 4-6 万，地段好的（路边）要达到 10 万以上。转租经营使社区居民的收入得到提升，但也给牧户旅游点带来了一些问题。承租者大多是外地人的事实将改变或弱化牧户旅游点的当地特色，会扭曲当地饮食、语言、习俗在游客心目中的映象。

3. 蒙古包餐饮接待的时段为每年的 4 月至 10 月中下旬，其中 7-9 月是经营旺季。中等规模经营户旺季的月营业额平均能达到 2-4 万元，淡季 0.5 万元以上，年营业额能达到 8-15 万元。而规模大的经营户年收入 30-40 万，最多时能达到 80 万元。目前，收入较高的经营户有 4-5 家，均为经营时间最长的“老户”，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有长期合作的回头客和关系户。但也有处于盈亏平衡点上的经营户，为数不多，基本都是由于不尽心经营所致。

4. 牧户旅游点主要经营传统的蒙古族特色餐饮，有些蒙古包还提供赞歌、篝火表演项目。当被问及有无创新旅游项目，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会更加吸引游客？是否有吸引更多游客的意愿和计划？时所有的经营户都表示没有创新项目，因为政府不允许；并认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东西会更吸引人，有些经营者还表示可以通过提高服务态度吸引更多游客。

5. 当地政府对社区居民参与、从事旅游经营活动持支持、鼓励态度。一半以上的受访经营户表示最初开始经营时受到政府的鼓励。镇就业局曾经主办过饭店经营、纪念品商店经营、民族音乐、民族器乐方面的免费培训，社区居民自愿参加。近七成的受访者参加过此类培训。在环境卫生方面，巴音昌霍格草滩及周边的道路清扫、垃圾处理等都由镇政府负责雇人清理。

（四）牧户参与旅游的意愿

受访者参与旅游的意愿很高且都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但由于 2013 年鄂尔多斯整体经济状况不景气，加之国家提倡节俭、反对浪费腐败工作的开展，使巴音昌霍格草滩上的诸多牧户旅游点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很多经营者对当前的经营状况不满意，有些承租者甚至表示不能确定是否继续经营。

受访经营者对他们的未来也有一些忧虑，他们担心目前支持牧民参与旅游的政策会改变，甚至担心某一天如果征地，大家的旅游事业会被迫中断。经营者们认为巴音昌霍格草滩上的旅游项目千篇一律，已无法提高该地区的旅游吸引力。他们也考虑过扩大经营规模及档次，增加创新性的经营项目，但目前政府不允许增加其他项目，牧户旅游点的蒙古包数量不允许增加，经营场地也不允许扩大。

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中艰难打拼着的牧民由于原本从事畜牧业不善经商。而向往安逸生活状态的心理也促使他们排斥身边的过分商业化。因此牧民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既想融入大都市的繁荣与现代化又因为潜意识里的抵触难以融入。守护成陵的达尔扈特人世代传承着蒙古民族古老、原始、神秘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潜意识中也会或多或少排斥过分商业化，从而维护守陵人的身份及所从事事业的神圣。布拉格嘎查当地居民大多是牧民，在巴音昌霍格草滩上从事旅游业的牧民大多又是达尔扈特后裔，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维护草原景观的完好及守护成陵祭祀的神圣是第一位的，不希望祖先传下来的草原、信仰、民俗遭到破坏。他们也认为旅游业是绿色无污染的朝阳产业，亦希望借助旅游业的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可是对以破坏草原、丢弃信仰、扭曲民俗为代价得到利益又比较抵触

很显然，社区居民对旅游业抱有一种矛盾的看法。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为他们增加收入开辟了新的路子，另一方面，旅游业也带来了困扰，旺季时人满为患，悠久淳朴的民风被歪曲，传统习俗受到冲击。克里斯汀娜·约瑟夫的《妥协下的反抗——旅游业与东道社区》中，对印度普什卡地区做的调研也说明了这一倾向。即小镇居民在谴责旅游业为当地社会、风俗、宗教等带来破坏的同时，又都积极投身于旅游业以获得经济收入。旅游业的回报是惊人的，所以有那么多地区前仆后继地发展旅游业，而很少顾及当地社会、环境和居民将付出的代价。“在何去何从的选择问题上，反对发展旅游业的呼声淹没在快速发展旅游业、以赢得经济效益的洪潮中。”^[3]

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的主人，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也是最终受益人。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能否积极参与旅游，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发展旅游业一定要尊重当地社区居民的意愿，提高其参与程度。违背他们的意愿，必然得不到支持，就算发展初期能够利用利益堵住不满的声音，但最后会越来越难以持续发展。旅游业是一个服务行业，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素质也很重要。通过各种培训进一步提高牧民的民族历史文化、现代旅游业操守方面的素养及民族自豪感将会消除当地居民心中与游客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感觉，实现牧民心中平等和公平的理念，使社区居民能更好地融入到旅游业中。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缔造者和祖先，是蒙古民族敬仰、崇拜的精神偶像。成陵是祭祀成吉思汗英灵的圣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此祭祀、拜谒这位世界伟人。过分商业化的气息会冲淡成吉思汗陵神圣的祭拜氛围，与庄严肃穆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因此当地发展旅游业时应当在保护当地自然、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整合、开创一些与资源、声望相适应的旅游项目。成陵周边巴音昌霍格草滩的社区旅游可以从旅游项目上做些有益的探索，设计体验式、参与式的旅游项目：牧民在蒙古包里陈列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生活用品、小物件；在草场上摆放可供游客拆分重新搭建的蒙古包，在搭建过程中使游客了解蒙古包各结构的名称及蒙古民俗；游客参与奶食品制作过程，体验蒙古民族生活、生产过程。此种“平淡、平静的”旅游体验可以让游客在祭拜成陵的同时感受蒙古民俗，形成成陵与周边社区旅游的遥相呼应及良性互动，可谓对成陵旅游业的发展及游客都是双赢。

四、结论与启示

餐饮和骑马项目的收入分配制度及相对均衡的利益共享的措施，使巴音昌霍格草滩牧民经营者间的人际关系比较和谐。另一方面这种朴素平等的分配制度既照顾到了那些参与能力较差的牧民，同时经营权可以在牧民之间进行转让也兼顾了经营活动能力强的牧民的利益，鼓励“能者多得”。还有利于减小社区贫富差距，能够对经营者改善餐饮经营设施、服务技能等进行有效的激励。这一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方式在内蒙古社区旅游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目前,巴音昌霍格草滩上的牧民社区已经发展成为由政府引导、监督,社区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自我实现的可持续旅游社区。因为旅游为巴音昌霍格草滩的社区牧民带来持续的经济收益,这些经济收益又被社区中许多家庭共同分享,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旅游发展提高了许多社区牧民的自豪感,因为他们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传统知识的独特性和价值受到外界的肯定。而当地牧民信心的日益增强也促使他们接受进一步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就业和挣钱机会的增加导致了处于传统社会底层的群体的地位提高;社区的制度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所有社区群体的需要与利益,并提供了一个平台供人们就旅游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及处理方法进行交流;为发展旅游而建立起来的协会处理和解决不同社区群体的问题,并为这些群体提供被选举作为代表参与决策的机会。这些基本符合 (Scheyvens, 1999) 提出的社区旅游增权四维框架。^[4]即牧民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旅游决策、经营、管理、利益分配的各个环节中,各项管理制度都起到了较好的维持旅游经营秩序、维护社区居民经济利益的积极作用。巴音昌霍格草滩现有制度的制定以及制度能够得到绝大多数牧民的遵照执行,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社区精英人物的带领和引导、政府和协会的监督,也有赖于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平等和公平理念。

巴音昌霍格草滩牧民拥有在巴音昌霍格草滩境内的餐饮、租马等经营权。游客进入巴音昌霍格草滩后的一切旅游支出,其受益人均均为巴音昌霍格草滩的社区牧民。就巴音昌霍格草滩而言,社区旅游能否真正可持续发展,还应该在制度层面上确立牧民的权力,进行制度性增权,比如以合同形式确立社区的餐饮、租马等经营权、保持维护生态环境、民族传统的义务,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注释

①学者们根据个人研究角度、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理论背景的不同,对社区这一概念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使用了此定义。

②文中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③成陵位于布拉格嘎查巴音昌霍格草滩西侧。巴音昌霍格草滩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是基本没有遭到人为破坏的原始草滩。这里,过去是成吉思汗陵寝的禁地。1999年,成陵周边的达尔扈特牧民,在巴音昌霍格草滩建立了诸多蒙古包,为游人提供草原牧人的生活环境,骑马、射箭、摔跤等娱乐项目,从事旅游活动。

参考文献

- [1] Murphy P. Tourism . A Community Approach[M]. New York: Methuen, 1985.
- [2] 孙九霞, 保继刚. 从缺失到凸显: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J]. 旅游学刊. 2006, (7).
- [3] 黄筱焯, 范能船. 旅游地居民——特殊的旅游资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
- [4] Scheyven R. 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 .1999, (2); 左冰, 保继刚.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旅游学刊, 2008, (4).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routing decis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aking bulag village of Erdos City of Inner Mongolia as an example

BAO Hong-xia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ongolian histor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anner, degree, willingness in tourism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tourism and the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a yin chang hu ge Caotan community of Bulag village are discussed.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of this village has been involved, to varying degrees, in the processes such as tourism decision-mak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benefit distribution, so that the community develops into a sustainable tourism community that is under the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by the government, and also has certain degre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utonomy and self realization. This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has important exemplary significance to the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ner Mongolia.

Keyword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 yin chang hu ge Caotan

收稿日期: 2015-03-14;

作者简介: 包红霞 (1974-)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蒙古族聚居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方面的研究。